

藝術與階級

魯近重譯

(日本昇曙夢譯 A. Luachary 的『藝術論』第三章)

可以有一種稱爲階級底美學，特別存在的麼？自然，這是可以存在的。

在這世間，可還有具有教養的人士，會反對各國民中，各有其不同的美學的呢？要獲得發見幾乎一切藝術品之美的才能，將瞻多庫陀人（巴西的蠻人）的木造偶像，和威內拉·米洛斯卡耶和勃爾兌黎的彫像，一樣地賞玩，是文化底發達，必須達于頗高的獨特的程度的。

怎樣的見地爲優呢，一時却難于斷定。是能夠在種種不同的國民和時代的一切美學中，只看見美學上的種差，即互相矛盾着的難以調和的種差的藝術史的見地爲優，還是忠實于自己的樣式，決定了自己的趣味，于是對於別的一切，都執着狹隘的態度的人的見地爲優呢？即使將這些置之不問，而種種的國民，不但將女性之美，色彩之美，形式之美，種種地理解，將自己的神，自己的理想，種種地具現，他們還在各時代，變更他們的趣味，直接移向反對方面去，則已經明明白白了。

(1) 如果我們一檢覈趣味變更的緣由，我們將見在那根柢上，橫着經濟組織的變更。大概是

種種的社會底階級所及于文化的影響的程度上的變化。

(2)

有些處所，這事實是可以極其分明地目覩的。例如瞿提(Goethe)，即曾以非凡的機智道破着。他說，由穿着各種不同的龐雜的衣服的羣衆，擾攘聲，談話聲，破裂似的笑聲，吱吱地響的笛子，家畜的叫聲，小販的喊聲等類所成立的民衆的定期市，是將完全醉了似的陽氣的印象，給與平民出身的人的。但反之——據 Goethe 的意見——智識者(Intelligent)却以這色彩爲煩膩，這動彈爲頭眩的懊惱，這喧嚷爲難堪的氣悶的事情，從這熱鬧所拿來的，除頭痛外，更無別物。和這相反，穿了黑衣服，周旋中節的智識者的規規矩矩的祝日，在胖胖的青年和陽氣的村女，也覺得是受不住的無聊的事。車勒內綏夫斯基(Chernyshevsky)又以不亞于此的機智，增添了些。女性美的理想，農民的和智識者的，是不同的。居上流的智識者們——車勒內綏夫斯基說——非常喜歡纖足和纖手。然而這些特徵，是表示什麼的呢？——這是退化，是寄生生活。身體的萎縮的發端，便是那樣的貴族底的手和足。那樣的東西，是使遮掩不住的嫌惡之情，滲進人們裏去的。和這相反，農民當挑選新婦之際，却能够極其明確地決定對手的姑娘的健康的地步。就是自問自心，她作爲勞作者，作爲妻，作爲母，是否出色的。

燃燒般的血色，肉體底力，分明地表現着的在直接的意義上的女性的特徵——凡這些，是蠱惑農民的罷。

所以我們在社會的不同的兩種對立的例子上，可見美學領域內的很相反對的見解。

這回特將注意，向那明白的一種歷史底事實去罷。羅珂珂時代的畫在旋渦紋的天井上，鍍金的家具上，戈普蘭織品上的飛翔着的愛神，令人覺得好像格呂斯所畫的突然喫驚的老實的市民，又因爲那畫法，而成爲乾燥無味，偏于樣式，色彩不足，則又好像革命畫家大關特所特爲喜歡的希臘羅馬的愛國者。

各個階級，既然各有其自己的生活樣式，對於現實的自己的態度，自己的理想，便也有自己的美學。

自然，一概使資產階級和勞働階級對立，是不得當的。資產階級的美學——是暴發戶，商人，廠主的美學。和這一起，也還有舊式的貴族階級的固定了的趣味；有略經洗鍊，雖然往往弛緩而且乾涸了，但有時却很高雅，上等的專門家的智識階級的趣味；有可憐的市民的俗惡的趣味等。

(3) 就勞動階級而言，他在那藝術品上，或在生活事情上，表明了那美學底形相的事，自然

(4) 並不怎樣多。這是因為他們被網在創造的日光所不照，即所謂「文化的地窖」裏太長久了，所以從那里便不發生一點怎樣的藝術底勢力。

在帶着勞動者底性質的若干作品上，例如在受了勞動階級的強烈的影響的智識者的作品，或由勞動作家所寫的作品上，表明出來的事情，因了勞動階級藝術和勞動階級美學的日見濃厚的發芽而被肯定，是無疑的。這些萌芽，我們在尚在苦悶的溼雲之下的開放蘇俄文化之花的春野上看見。

然而勞動階級，在或種關係上，則已經由先前的或一階級和團體的創造，而表明了自己美學底形相了。例如在開壘曼 (Kallimachos) 那樣，將有名的詩，給了機器和大工業的資產底工業底帝國主義，引我們向着讚美機器和生產的勞動者詩歌那邊去。不過資本家們只將機器作機器看待，作為人類的協助者，作為正義之國裏的偉大的建設工具的機器，是不能看見的。

在別的地點上，則開壘曼和喀斯忒夫 (Kassios) 兩人，較之對於照託爾斯泰所解釋的詩的代表者們，他們互相近。就是較之對於舊的絢爛的趣味，以及用便宜的感傷，在機器中只看見恐怖和轟音和黑煙的市人的趣味，兩人之間為相近。

從一方面說起來，當革命時代，有時是反動時代之際，在或一程度上，勞動階級是和無政府底羅曼底（Anarcho-Romanti）的智識階級攜手的。前者之際，是集團底地，後者之際，是單獨底地，智識階級的藝術家，則猛烈地抵抗現實，憎恨地鞭撻支配階級，常常雄辯底地，並且熱烈地，鼓 人叛亂。

然而在這些智識階級的作品中，往往分明地辨出了明顯的絕望，歇斯迭里，從生活扭斷了的理想主義。

于是勞動階級便開始來唱自己們的戰鬥之歌，一面將蘊蓄着充滿一種生氣的信念的東西，日見其多注進那裏面去。但對於未來的地平線，則勞動者詩人將隨着那地平線的開拓，拿來更大的廣大，平安，和真實的幸福的罷。

又，在以毫不寬容的嚴峻，時或以同情之淚，來描寫窮人們的生活，以勞動者底熱情，赤裸裸地來敘述在資本主義底工場的保護之下的自己和自己的腐爛了的生活的現實主義的智識者之間，也還有堤堰存在。

(5)

然而，當智識者循左拉（Zola）的足跡，專心于自然主義者的客觀性，或因他所描寫的悲哀而哭泣的時候，勞動階級便同時拿來可驚的客觀主義與平靜，和這一同，還送到不但將藝

術家當作觀察者，而且特定為戰士的獨特的冷冷的憤怒。

(6)

在勞動階級，最為獨創底東西，恐怕是那作品裏的集團主義底調子罷。我將智識者，智識者式作家之中的好的分子，稱為『無政府底羅曼主義者』(Anarcho-Romantist)，是並非無故的。在智識者那裏，往往有向個人主義的傾向，而勞動者，則無論是誰，都因了明白的理由，較多地感得大眾。勞動者詩人，是要成為大眾的詩人的罷。他們已經為大眾，經大眾，向大眾，開始唱着自己的讚歌了。

勞動階級要將有這樣特質的獨創性，能夠表現出來，大概須在勞動階級用了自己的手，建設自己的宮殿和許多自己的都市，在無際的壁上，畫上壁畫，用許多雕像，充滿其中，使這自己的宮殿中嘹亮着新音樂，在自己們的街道的廣場上興起大熱鬧，而看客和登場人物，都融合于一樣的歡喜之中的時候罷。那時候，勞動階級裏面的資本主義的地獄所養成的集團底創造的特質，將以全力，而被表明，而勞動者藝術的根本底特質，即對於科學和技術的愛，對於未來的廣大的見解，火燄似的鬥志，毫不寬假的正義感，都將在對於世界的集團主義底知覺和集團主義藝術的畫布上揮灑，而惟在這時候，一面也獲得未曾前聞的廣大和未嘗豫感過的淵深。

這便是無產者美學的一般底特質。

審判

我們三個人是第四日最末次被審判的一班的人。

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審判的結果，是每日都有人被砍頭，槍斃。這些消息，我們在獄中知道得很詳細。我們都是從各處監獄裏提來的，要被委員們審問的人；我們都知道有不少的人在控告我們。我在原先的獄中，就風聞委員們來了，以及審判的結果；自提到以後，自然知道得更詳細了。

午後開審，我們十幾個犯人同在一間房中。一個一個被凶狠的大刀手的粗大的手從後領捉去，像捉小雞這樣捉去。不久就隱約聽見鞭打的聲音，悲慘的呼號。被遺在房中的我們，靜得只有低微的呼吸，心臟的跳躍，偶然舉起的眼光相遇後的俯視。誰還有興再來說一句話，來打破這寂寞呢？咳嗽，手足的移動也都不想。只計算其次是來提誰了，是否輪到自己；等待粗大的手來捉，審問，鞭打以及叫喊呼號。大刀手的進來，同時引起我們的眼睛不自覺地去注視他，等他伸過粗大的手來捉。捉了一個出去之後，我們就都似乎自幸地深深歎一口氣。

(8)
這樣捉去了好幾個。有一次大刀手進來，我們都等他伸過粗大的手來捉，但他並不如前那樣凶狠，只伸開粗大的手，同時指出兩個人，說聲『去！』

剩下的我們都舉起希奇的眼光互相一看，心中覺得奇怪，爲什麼態度突然改變了呢。這二人叫去之後，很久不曾聽到鞭打的聲音，悲慘的呼號。我們正在稱奇的時候，大刀手又進來了，以粗大的手指指出二人說聲『去！』

我們都好似已得大赦一樣，臉上現出一種不可名狀的樣子；想起來是因爲大刀手的態度之突然改變，以及沒有被鞭打的聲音的緣故，相信剩下的我們都幸運地可以免掉被鞭打了。

時光滴滴溶溶地消失，房中只剩下我們三個人了，而且天色已經黃昏，房中朦朧不辨眉目。因爲形勢似乎不如開始時候嚴厲，我們也比較活潑了些，時常說一兩句話；因而互相問起姓名，我方知那兩人，一個叫盧菊廷，一個叫張真甫。他們也都是因鄉紳們的誣告而被捕的。正在互相詢問的時候，突然進來一個人，在朦朧中，我們都認不出他是誰，我們竟以爲是來捉我們的大刀手，因而都不作聲了。

但是他並不說『去！』，也不見他伸出粗大的手指來指，且天色也黑了，不能看明白。他自認是獄卒。他說要給我們一些好意的勸告，怎樣可以使委官們不生氣，怎樣可以避免被

鞭打。他在他身旁一條榻上坐下，自袋中摸出一包香烟，抽出來分給我們，我們感謝地接受；他劃着火柴，我們依次點着烟。於是我們吐着白的烟霧，這白的烟霧圍繞我們四人；這位獄卒在白的烟霧中，不絕地吐出白烟，這樣說：

『你們幾位，恐怕都是讀書人罷！呀，像你們幾位，那裏經得起像秤杆般粗的鞭條的鞭打。老蔡告訴我，老蔡是司法警察，他每日親眼看見那些人被秤杆般粗的鞭條鞭打，血和肉像棉花彈得亂飛，打得連嘆口長的氣的力也沒有。那些人真也太倔強，到那時候，爲什麼不忍受點呢，免得吃眼前虧。況且他是堂上官，你是階下囚，還作什麼對頭呢？好歹是自己受苦難。老爺們問他一句，他總要反駁一句；問他贊成麼，他總不贊成；老爺們不贊成的，他偏偏稱贊是好的。弄到老爺們發火，說聲打，打得眼淚向上，這才受得好過哩。不是我說句乖話，做人總要有風駛船。到一百歲的人能有幾個呢？撐什麼倒風船呢？弄不好，還要槍斃砍頭，有什麼好過呢？』

他深深地吸一口烟，白的烟裊裊地自他的鼻孔鑽出，于是他再說：

(9)
『即使自己不要性命，還有父母妻子，難道不會難過麼，你們幾位讀書人，那裏受得起這麼利害的痛苦。幸喜今天下午老爺們高興得多，聽說進來時是說說笑笑的進來的，不像前

日昨日帶着殺氣的上堂。今日只打過三個，實在說一句，大概這三位，總是在說一句，大概是太倔強，不免衝犯了老爺們一點。我奉勸諸位，總要看看風駛船，老爺說得重些，你們還是趁早跪下。處處總要依順依順老爺們，免吃眼前虧。即使我們，聽見那尖厲的叫痛聲，真的也是不大……」

這時候，大刀手持着電筒進來了。只說聲『三個都去。』

于是我們三個都無聲地立起，把尙有一寸長的烟尾丟掉。大刀手背上背着江湖上賣拳的玩耍的腰刀在前走，盧菊廷第一，張真甫第二，于是我，三人跟着他魚串地走去，跟着一曲一折走了些時，走進門枋上掛着『候審室』一面牌的房中。這房中電燈已明。大刀手立定，對我們說：

『坐在這裏等。』

『是。』我們同時服從地回答他。

我們心中都忐忑不安，似乎有重大的事情要發生，似乎第一次酒醉之後，心中若空虛，若在狂跳。我們都靜默，只眼睛對着眼睛互相呆視。

在那時候，聽見外面有呼張真甫的聲音，張的臉色驟然變成灰白。大刀手進來，高喊：

『張真甫。』張真甫慌忙地立起，跨出門限去了。

我因爲耳朵重聽的緣故，只聽見聲音，聽不出什麼話。盧菊廷呢，則側耳細聽。只見他臉上的恐怖漸漸消失，湧上笑容來。

不久，又聽見外面呼盧菊廷的聲音。大刀手進來，高喊：「盧菊廷。」

於是剩我一人了。我靜靜的期待，期待新的命運的到來。候審室裏寂寞如死，外面的雜亂的聲音，時時飄蕩進來。我默想：盧菊廷的笑容的湧起，莫不是有釋放的希望麼？我在期待什麼呢？期待死的執行，期待新的生的消息麼？我的命運，我所期待的，都在委員們的手中。因爲盧菊廷的笑容，我一似已得委員們釋放我，還我自由的判決，外間，門外已擠滿來迎我出獄的民衆。我一步一步走出去，雖然民衆我還不曾看見，民衆歡呼的聲音我却已聽得很清楚！我想我應該怎樣說，來感謝那些來迎我出獄的民衆……否，我應該勉勵他們，說天下已是講公理的時代了，強權是沒有力量了，公理伸張，所以我得釋放，應該鼓舞他們來維持公理……

終於來傳呼我了，我就跟了負着大刀的大刀手上堂。堂上電燈明照，望過去，只見堂上危坐五人，想必就是委員罷。

我因爲耳朵重聽的緣故，承委員們的允許，得立在案桌之前。委員們都穿着軍衣，帶着

(11)

(12) 軍帽。正中的一個，粗眉大眼，十分威嚴，不過臉上稍帶笑容，如寺中的笑佛，看去還不可怕；靠他左邊的一個，則臉上無肉，眼小鼻尖，脣上微髭，我倒很怕他，怕他不懷好意；右

端的一個普通樣子的委員，一手執着筆，一手翻着一卷案據。這執筆的委員問我姓名，籍貫，年歲。我一一詳細回答。又問我有許多人來告我赤化，我到底做過什麼事。我就把我做過的事一一報告。

靠正中坐着的右邊的，鼻上架一副黑邊眼鏡的委員，突然哈哈大笑，說：

「哈哈，你在喊打倒劣紳土豪麼？哈哈——」

「是的，還不是我們的黨應做的事麼？」

「哈哈，到底是你們青年血氣旺！」

這叫我怎樣回答呢？

這時，我所怕的那眼小鼻尖，臉上無肉的委員，手摸着小髭問：

「那些劣紳土豪恨你麼？」

「那自然，我們要打倒他們，他們那裏會不恨我們。」

「你知道那班劣紳土豪的姓名麼？」

「知道的。」

「那麼，寫下來。」

侍立在旁的司法警察，向案旁記錄的書記取了一張紙，一管筆，交給我。

我就把紙鋪在案桌上。取了筆，一口氣把我鄉萬惡的劣紳土豪十人的姓名寫下。於是放下筆，把紙交給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再奉上給右端執筆的委員。他看了一看，傳給正中坐着的委員，於是眼小鼻尖微髭的委員側過頭去看。結果：我只聽見眼小鼻尖微髭的委員對正中坐着的低聲說：

「……去捕……」

在右端執筆的委員揮手之後，司法警察就來領我出去。一轉彎出了旁門，只見大刀手手持着腰刀等在門口，而且命令我：

「去！」

(18)

我暈糊了，爲什麼在堂上不宣佈罪狀，不宣佈判決狀呢。委員們並不曾說我應該砍頭，爲什麼大刀手又持着刀在等我呢，那不是要砍我頭麼！我的罪難道槍斃不夠，還要……委員們原來也要騙……」

(14

我心酸極，流下眼淚來；我想像我這樣爲黨服務……盡力……爲黨……雖然沒有功……
難道這……報酬麼！我得到這樣的報酬，自……世上……公理在……手中……我的性命並不
值什麼……人生本來有限……只是我的同伴，以及希望我的人……怎樣再叫他們向前走呢。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在迷茫中跨進監獄。忽然看見腰刀又在大刀手的背上了。

(完)

劇 檻之中

中村吉藏作
楊騷譯

(二場)

人物：

少女

青年

老父

其他，老紳士，中年商人風之男，小店員，老僕，工場事務員，老婢等大衆。

景：

第一場 某街的公園

第二場 檻

時：

自現代向未來

第一場

檻之中

(15)

舞台以黑幕區劃着上方長檯子一脚，一株枯葉的篠樹，下方之隅電燈柱的照明。

十七八的少女從下方走不穩地出來，結髮半分散在白的臉上，眼神不安，在緋縷長襖衣之上，穿着長袂的衣裳，骯髒得可憐相，在電燈柱之下窺看一下上方，然後蹣跚着走到長檯之端坐下。

老紳士，籠甲緣的眼鏡，和東洋外套與小禮帽子，銀頭的手杖，一面抽着雪茄一面從上方現出。

少女，踉蹌走進，阻住老紳的去路，注視老紳。

老紳士：（初受意外的打擊相，繼而注意到對手是個少女，急現笑容，提起帽子。）有什麼見教的麼？

少女：（頓狂的調子）啊！錯了……不是源君呢……源君不是這樣禿顛的老頭子呢。

老紳士：（急慌着把帽子遮蓋禿頭，翻着眼睛。）不曉得在說什麼……怪女子……好愚弄人！（忽忽走過，又回顧一下，歪着頭一想，從下方入。）

少女：（頓狂的調子笑出。）噓噓噓噓，不曉得誰愚弄人家。（又走到長檯子那裏站着。）中年商人風之男，呢帽子和外套，薄薄的醉態，一手提着折詰（註：以小木盒盛食

物，裏糧的一種。）細聲念着謠曲的一節出來。

少女，又走進阻住去路，注視商人風之男。

中年商人風之男：（看見女子，停足。）姑娘，同到什麼地方去玩罷？

少女：也不是源石呢。（失望的表情，呆立。）

中年商人風之男：誰不都是一樣的？同去罷，喂，手携着手地。（牽手）

少女：討厭喲！討厭喲！討厭喲！（狂亂地拂開手）

中年商人風之男：哦呀，真是意外！我當做是商賣人，原來却是和男子在這兒幽會的，豈有此理！喂！和我同到警察的派出所去罷！同去罷！（躍進，拖少女兩手。）

青年：（泥醉，蹣跚地走出，合襟的破服，破帽子。忽見男女的爭執。）哼，悠閑的精生們呢……太平天下，在街上打架……。

少女：（要拂開被執着的手地爭鬥着，突地喊出尖銳的聲音。）強盜……殺人……噢人熊……救命呀……。

青年：（顛倒着走進。）什麼！什麼強盜？殺人？噢人熊？

中年商人風之男，嚇着一手提着下駄，（註，日本特有的木屐），穿着足袋（註，日本特有的襪子。）地逃跑了。

少女：（安心了，凝視着青年。）啊，源君呢，源君呢，我真喜歡！（急速地跳到青年的懷中去。）

青年：（只突着眼睛地想把女子拂開）苦，苦，苦悶呀！苦，苦悶呀……這樣用力地緊抱着，呼吸都轉不過來的。

少女：（揉動着身體）源君呢，是源君呢！（凝視着男子的臉）雖是頭髮鬍子那麼長，但還是源君不錯的呢……不是源君，不會有救我的道理呢，可不是麼？你是源君罷？請你答應我是罷。

青年：（浮動着腰身）你，看錯了人的喇……我很久很久就沒有事情做了的，和東飄西泊的乞食同樣的男子呀。說起來就是所謂的失業者罷。到這個都市來，也仍然是景況不好，不容易找到職業。今晚，自暴自棄地，在那邊的露店無錢地白飲了酒，被人家打滾來了的呀。我不是什麼源君或圓君，只是個無名小卒呀。曉得了麼？

少女：（要哭的聲氣）這樣掩飾着生了異心不好呢。我沒有片刻忘記你的，除開你以外，

我沒有丈夫呀。父親無論怎樣頑固，就打我，痛打我，我也不願嫁給別個男子。我只是等你回來，等你，等你，等得這麼久呀！

青年：（依舊身搖搖不定地）不曉得你在說什麼？我全無半點那樣記憶……到底你是什麼人？

少女：

（突然決斷的調子）連你都要把我忘記了的話，我就在這個地方咬斷舌頭死好了！

青年：

不……不，不是玩笑的……有搬這樣蠢的把戲的麼？……但什麼嘞，一點都不清

楚！像這樣多福的美女，怎麼會有突然戀慕起我這個破落漢來的理由？這不是我醉了在做夢的麼……。

少女：

（纏綿不放地）哦，來罷，和我一同來罷，我的房子很寬濶的嘞，本來是公母熊住在裏面的……

青年：

什麼？公母熊？（搖著頭）越聽越是不懂！我醉着，你也是醉着的呀。是，是，大家一樣地醉着了，啊哈哈！

少女：

哦！源君，你記得罷。有一團做馬戲的來這個地方，借了父親的錢，後來沒有能力償還，什麼什麼都被父親押留了的這回事情，你還記得罷。從前那個熊的檻就是我

現在的房子呢。我也別沒有做出什麼亂暴的事情，只想追着源君的背影跑，幾次幾次想逃出，終於不堪煩擾，把我趕到裏面，下了鎖，使我一點都不能夠走出來的。但是我，今天好運氣偷到鎖鑰了呢，小厮放在那裏忘記了的。（很得意地示給鎖鑰）

青年：（仍舊腳站不定的）唔，什麼道理我一點都不懂，但是你也好像不是在嘲弄我能？

少女：源君你，你才不是在嘲弄我的罷？什麼都粧不懂……

青年：那麼，說我無論怎樣也是源君的麼？

少女：（不平的口吻）那不待說也曉得呢……（急變親熱的樣子）啊，這樣得會到源君，我逃脫出來也有補。我從初就想你一定在那裏的呢，只要我逃脫得出，就能夠和你見着面的呢；結局是不錯的。

青年：（以兩手蒙着頭）我的腦中好像什麼在迴轉着似的呀！

少女：（含着媚）我也是歡喜得，歡喜得不曉得怎樣好呢！哦，一道去罷，快呀……

青年：去什麼地方？

少女：什麼地方都好。

青年：沒有個目標到處只是一樣的困難喲。單我自己一身都料理不來的，再負擔了你……

(21)

少女：那麼，就到我的房間去好罷？住慣了是很悠適的呢。

青年：有點不自由也不要緊，但有東西喫麼？我空着腹這樣泥醉了的。老實說，已經兩天三天連沒有喫到什麼東西……。

少女：喫的東西好多都有呢。

青年：（得了元氣）好，那麼去罷，就去罷！

少女：我真歡喜！去罷，手携着手地。

青年：唔，手携着手地，（顛着，踏着掉在那裏的折詰（註：以小木盒盛食物，裹糧。）什麼東西失落在這裏？（搜着手拾起來）哦，這個地方掉着辨當（註：裹糧）或是什麼……啊！這真是破費了！（急以手攬着，餓狼似地喫）

少女：趕快去罷。

青年：（擱着魚糕的片）你喫一個罷，很好喫呀。

少女：我不要呢……快去罷！（推他的肩）

青年：須得把肚子先醫了喲。（餓狼似地喫）

少女：哦，快去罷，快去罷！（挽着男子的一手，青年不定地吞着食物，被挽下去。）

第二場

舞台正面，四扇和左右各兩扇的兩戶（註：日本家屋周圍的窗戶，在風雨時或夜裏關閉的。）圍着的一室。前面小土間，（註：家屋內無地板之處。）和外庭之間以柵戶區劃着。外庭材木，桶，箱等亂雜雜地散置在那裏。

小店員甲來，把兩戶開，現出一個四方嵌着眼目粗大的鐵格的熊之檻。

朝日射進，檻中光亮起來，在裏面包裹着毛布，什麼橫陳在那裏。

小店員甲： 小姐，天早亮了呢，太睡多了要被麻雀笑呀。（叫喚起來，得不到回答，焦急。）小姐，天亮了呀，快起來……不起來麼……喂！起來……滾起來！瘋女

……討厭的東西……豬婆……猿婆……熊婆！不滾起來麼？（扣着鐵格子響）

青年，從毛布的角頭探出污黑的臉來。

小店員甲： （嚇了一跳，後退着。）啊！小姐變了一個怪男子……這是什麼道理呀？

青年： （揉着眼睛，看四圍的光景。）這就奇了……想在何時被捉到牢裏來的罷。昨晚無錢飲食了，被人家打出來，醉倒在路旁被捉的麼？什麼都記不得……真奇怪呀！……

小店員甲： （恐縮着從遠處探視）是小姐麼？

(23)

青年：是我呢……你是這局裏的用人麼？

小店員甲：（不安狀）不是；我是這店裏的人，你是誰？爲什麼跑進這個櫃中來？小姐不在裏面麼？

青年：那麼，這不是警察局麼？……但仍是奇怪呀，我怎麼會滾到這樣的櫃中來？（起來，迴視四周。）

小店員甲：（得着安心，以輕侮的調子。）自己跑進來，說不曉得什麼，想騙鬼呢……啊，今早鎖鑰不看見，以爲怎麼樣了的，這樣看來，是你什麼時候偷了的呀；唔，一定不錯的。

青年：（反駁地）不要這樣冤枉人！我一點都沒有那種記憶。

小店員甲：那麼你從什麼地方進來的？怕不會是使着什麼魔術的罷……

青年：唔，真奇怪……從什麼地方進來的？爲什麼滾到這兒來？一點都記不得，完全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

小店員甲：啊，在那個毛布的角度捲着睡的是小姐罷……小姐，小姐，已經是起來的時候了呢。

(24)

青年： 什麼，小姐？……睡在那邊的是小姐？……唔，這樣說來……唔，昨晚好像有個少女對我說了什麼似的……好像是做夢似地……那麼，還是事實的麼？

小店員甲： （輕侮的口調）唔，那麼，是那邊的那個瘋女子，在什麼時候把鎖鑰偷了逃出去，在街上逡巡着把你拖進來的罷，真不得了！哈哈哈哈哈。

青年： （躍起）什麼，瘋女子！……那真不得了！快給我出去！快讓我出去！

小店員甲： 就要讓你出去也沒有鎖鑰呢。你替我找找看罷？恐怕是我放在什麼地方忘記了的，這回事讓東家知道就要碰個大釘子。

青年： 這樣的麼，那麼我就替你找找看。（在女子的枕邊上搜尋）

少女： （從毛布的角頭探出臉來）源君，你起來了麼？

青年： （急退）醒了麼？

少女： （不安似地）啊，太陽已經那麼高了……睡得這麼遲才起來，真覺害羞呢。（起，穿着緋緞長襯衣的姿態）

小店員甲： （小聲地）好像是喚你源君的呀？

青年： 這樣的麼？

(25)

小店員甲： 那麼，她是把你誤認做源君的了。

青年： (把臉貼近鐵格子) 源君是誰？

小店員甲： 是那個小姐從前的戀人。

青年： 那怎麼樣了呢？

少女： (整理着衣裝，向這裏。) 啊，你來了麼？那麼去拿洗臉水來，拿我和源君兩人份

來。來。曉得麼？

小店員甲： 是…… (要去，又轉身。) 小姐，請你把鎖鑰還給我罷，不然，這裏開不得呢。

少女： (把臉貼近鐵格子，冷冷地笑着。) 這個房子是我們夫婦的呢。房子的鎖鑰有交給用人的道理麼。快去拿水來罷。

小店員甲： 但是……

少女： 快去呀。

小店員甲睨視了一眼，不願意不願意地走去。

少女： 真是不遜！ (以手撫理着散亂的頭髮) 但是，我還是很歡喜的。從今天起我已不覺

(26)

寂寞了，和源君做一堆……到頭兩個人的願償了呢。

青年：

（搔着首）真糟糕……我不是源君，請快讓我從這裏出去罷。

少女：

（一瞬間給以可怕的眼色）粧着不知也不行呢……當然是源君的。你不是源君，這世間還有源君存在麼……啊！曉得了，曉得了！你跑到什麼地方去，在什麼時候就愛着別人了的罷，所以要說自己不是源君，對我撒謊呢，一定是這樣的。假如真的是這樣，我就把你的喉管咬斷……這個房子是熊的檻，在被放入這裏面來了之間，我也就變成熊一樣地有力了的。

青年：

（後退着）要不得……使不是源君就要被咬死的呀。

少女：

（急作嬌態）我可愛的人，我絕不會做出這樣亂暴的呢……來這裏，叫你來這裏呀。（拖他來）……我真的一心一意專想念着源君呢……父親頑固，昏愆，不懂事，因為財產很多，就連殘廢不具的兒子都不管，強要我出嫁，一點都不講理地勸迫呢。終於要打要踢，對我做出許多殘酷的事。但雖是這樣，我還是『不願意，不願意』地反抗着，和他爭鬥過來了。源君雖是紡織場的工人，但富有同情心，又老實，又肯作工有作爲的男子，我喜歡呢，我從心地喜歡他呢。就是源君也說喜歡我

(27)

的，可不是麼？

青年：（搔着首）……但是身份不對怎麼要的。

少女：（吐出似的）身分這些有什麼！財產這些不足靠呢，男子漢只看自家的本領。

青年：那是不錯的，但是……就有本領，像我這些，到處沒有人要用的，所以……。

小店員甲，提着一桶水出。跟在他的背後，同輩呀，老僕呀，老婢呀，使女使男呀，以及工場事務員等大衆魚貫着慢慢出來，好像看把戲似地瞧着檻中。細着聲笑的也有，指着嘲笑的也有，又揚着聲高笑的也有。

少女：（以高聲調）你們，都是做什麼來的？

小店員甲：是，洗臉水拿來了，請把鎖鑰給我。

少女：這裏我自己來開。（從鐵格子伸出手來，把鎖開了，檻口啟，拿進桶水。）

老僕：（嘲弄的口調）小姐，迎接了一位好女婿，真是福氣！

少女：（絞着臉巾，拿給青年。）源君回來給我了的，不久就要舉行着盛大的結婚式呢。

那時候都請你們來做客。

老僕：真多謝！我們大家合同作一雙金的草鞋來祝賀你罷。

(28)

老婢：（含着淚聲）啊，平常那麼慈悲的小姐，現在變成這樣子，想起來天公也真沒有眼睛，真是可憐……那個男子一定是個壞蛋，想來嘲弄小姐的壞東西無疑的，精生！

小店員乙：那個東西怕也是瘋子罷。

小店員丙：一定是的。

小店員丁：完全像動物園中的公母獸呢。

老僕：（探首望）公的熊頭熊面，真像隻熊，但小姐還是一匹孔雀似的呢，真配不上呀。

工場事務員：（叩着老僕的肩）老人家不要臉地在嫉妬呢。紅色的孔雀恐怕不會有的罷；

說來像個金雞鳥麼。但是眼睛還太過可怕……。

小店員甲：那裏，是檻中的公猿母猿呢！

少女：（本在擦着臉，突然以憤怒的調子）吵死人！都滾到那邊去！

青年：（露出牙齒）看什麼？不是玩把戲的呀……不滾蛋就要撥水喇！（從鐵格子撥水出來）

一同叫罵着散開。

店員乙：那個東西也是瘋子。

(29)

店員丁： 瘋子夫婦啦！

工場事務員： 剛好作配呀！

店員甲： 特制的呀！

譁笑聲。

老父： (出來，禿頭，掛着眼鏡的一個嚴酷相的老人家。) 大清早起在叫囂什麼……都這樣地偷懶着工作到這兒來幹嗎！大豬頭！

一同碰着釘子逃散。

老父： (凝視檻中) 這個怪男子從什麼地方來的？……滾出來！快滾出來！

少女： 源君呢，這是源君呢。

老父： (連不聽似地) 怎樣滾到裏面去？……滾出來，快滾出來！快滾出來呀！

青年： (沒有辦法的表情) 喲啊，要出去也不能出去的……請設法給我出去罷，讓我出去罷。

少女： (嘲笑) 鎖鑰我拿着的，不成功呢。(誇示着鎖鑰)

老父： (威迫似的) 交給我！

檻 之 中

(30)

少女：老不脩……。

老父：（怒喊）瘋子！想要苦我到那步田地？

少女：（依偎着青年）再不要和源君離開了呢，……源君到什麼地方去我也跟去的。

青年：（哀願的）我想出去的。

老父：叫你鎖鑰給我，怎麼不給？

少女：那麼，我也跟着源君去可以？要是也讓我一道出去，我就把這裏開了。

老父：（想着）……唔，那麼讓你自由去，把那裏開了。

少女，敏速地開了鎖。

老父突地跳進檻中，打撲青年，劇鬥開始。少女幫着青年，拖了老父的脚，老父仰倒地上。少女和青年走出檻外，趕快把鎖下了。

老父：（捫撫着腰背跼起）啊，做，做什麼！把我關了……開！開！豬，瘋子！……開！開呀！（狂叫）

少女：（窺着檻中，嘲笑的）爸爸，不會再干涉我們了的罷？源君和我做夫婦的……已經
是夫婦了呢。把我的房子給爸爸住，請爸爸一個人在裏面罷……（對青年）好罷，

源君……。

老父：（狂怒）什麼，源君，那個男子？蠢！瘋子，什麼地方的馬骨頭牛骨頭，把不認識的狗才拖進來攪鬼也要有個邊！任是怎樣的瘋癲也太過了……開，開！快開！不開麼？不開我就打出去！（狂亂地擊鐵格子）

青年：哈哈，老頭子瘋了似的啦。

少女：哈哈，瘋的老頭子！

老父：什麼，什麼！更加侮弄人麼！侮弄父親！不開麼？不開麼？……開呀！不開我就打出去！（把鐵格子亂打亂撞）

青年：這是真貨色似的呢，完全是個瘋猴子！

少女：（首肯）是呀，瘋猴子。

老父：越來得糊塗！看，把兩個人都打死才算賬！（擊着鐵格子看看，扭着鎖看看。）……開呀，開呀！快開呀！不開麼！？

青年：（以鼻子笑）老頭子，好樣子呀……聽我說罷。聽說，你不是把這個姑娘和她的愛人分開了的麼？做出這種慘酷的事情，所以這個姑娘瘋了的呀。由是，拿出這個熊

(31)

的檻來。但現在却自己被關閉在裏面了，自作自孽的呢。

老父：（血相，緊握着鐵格子）狗奴才……牛骨頭……馬骨頭……開呀！開呀！開呀……不開麼？（狂怒）

少女：這個檻是那個馬戲團中的熊住的呢。從前我和源君兩個人去看了，真有趣呀。可不是麼，源君？

青平：唔，唔。（首肯着）這老頭子很貪慾似的，連熊的檻都強押起來……。

老父：（鐵格子打得咚咚做響，在裏面狂奔着，但不肯給開，急變哀願的態度。）……喂，求你。請給我開了……已經是巡視工場的時刻了……給家人看着了也……不成樣子……請給我開了……多謝呀，求你呀。

少女：爸爸，到工場去巡視，還是要叱罵大家的罷？這樣地關——關在裏面，大家一定是喜歡的。就爸爸自己也省得焦灼苦勞，反而可以逸樂，安閑一下呢。我起初被禁在裏面很討厭，但一住慣了，反覺得很安閑的呢。

青平：可不是麼……省得麻煩，反要好些也未可知……。

老父：（怒叱着）不要糊說！好好的人能夠一刻靜住在這裏面的麼！開！開，快開呀！……

(33)

……快開呀！

少女：（在兜孩子似的）再不會苦我們了麼？……不再干涉我們的話，就替你開了也可以呢。

老父：（點頭）唔，……不再干涉。

少女：真的？……不是在騙人麼？

老父：不騙人的。

少女：（威嚇的態度）如果騙了就把你的喉管咬斷喲。我像熊那麼強有力的。

老父：（凝視着少女，感傷的）唔……唔……唔……細細想起來，你也實在可憐……使你瘋了的，原也是我的壞處。

少女：哈哈。我沒有瘋呢，爸爸才真是瘋了的，可憐呀！

老父：事情弄成這樣來了實沒有辦法。何處的馬種都可以，你喜歡怎樣就讓你怎樣把去罷了……沒有法子。

青年：（不高興的調子）說什麼鳥！假如我是個馬種，那你就是個熊種了。看你那個樣相，哈哈哈哈……

(34)

老父：不要再說什麼，給我開了，給我開了罷。

青年：給你開了，一滾出來又是頑着腦殼無疑的……在這個中間，我們不若到什麼地方去好罷？

少女：真是呢……再被糾纏了就討厭……那麼到什麼地方去罷，和源君一道，我什麼地方都來的。我真歡喜，快同去來罷！

老父：（着急着）不開麼？不開麼？……不開麼？

小店員甲：（拿着盛搏飯的竹筐來）喫早飯呀……啊！老爺關在櫃中，發癩了的麼！（倒退）

老父：（喊着）哦咿！給我開……開……開呀！（燥悶着蹈地）

少女：（提起竹筐）肚子餓了罷？你喫呀。我也喫呢。（以手攫取，狼吞地喫。）

青年：啊！謝大謝地！一個肚子要吊上背後去了……謝天謝地！（狼貪地吞咽着）

老父：我肚子也餓了……給我開出來呀！給我開呀！開呀！

少女：（拿搏飯到鐵格子那邊去）這個你喫罷。

老父：（哭臉苦矢的表情）啊！醜態，醜態！精生的款待麼？瘋人的款待麼？

大衆慢慢地走出來。

老僕： 哦呀！哦呀！老爺發癩了麼？

工場事務員： 哦呀，哦呀，這一回東家跑進檻中去，這是什麼的一回事呀？

小店員甲： 到底，是那一方面瘋癩的呢？

小店員乙： 奇妙呀！這，不是我們也瘋癩了的罷？

小店員丙： 唔，簡直不曉得前後左右。你也瘋，我也瘋，什麼人都瘋了也未可知呢。

你一句我一句地說着，大家瞧着檻中。

老父： （大聲怒喊）喂！都在看什麼？快開呀！不開麼？不是看把戲的呀！不是看把戲的

呀！豬……偷懶鬼……飯桶！（狂走着）

小店員甲： 越來得像呀，癩了呢。

老僕： 啊，小姐出來了，很適意地在那裏，和那個男子兩個人在細細聲的說什麼呢。

工場事務員： 到底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小店員乙： 不懂得！還是大家都瘋了的，世界中都瘋了的呀！哈哈……

小店員甲： 不要做着這樣的鬼笑聲罷。

(35)

老父：不開麼？都貼在那裏不給我開麼！把檻打壞了都可以，快點破開呀！呆貼在那裏看的奴才，個個都滾蛋哦！（狂鬧）

少女：（促着青年）快去罷，真是吵死人！

青年：（舐着舌頭）肚子也醫好了，去罷。（兩人走着，青年突然止步。）但是，且等……帶着這樣的瘋子流浪着怎麼得了？單身還難得糊口，這辛酸的世間……。

少女：（無邪氣地）做什麼呢？一道回去罷。

青年：且等。住在這個檻中，狹隘是狹隘的，但很安閑呢。也不會怎麼樣太被虐待了，而食物又沒有什麼不自由……想來我們的巢穴還是這個地方配合呢……。

少女：怎麼了呢，源君……。

青年：把父親放出來，我們到裏面去住罷。不好麼，我們就在裏邊和好地過活罷。

少女：（直率地）源君說好的就好呢。

青年：那麼，把鎖鑰給我。（拿着鎖鑰走近檻邊）你父親，我們兩個人怎樣想還是瘋子的樣子，所以商量着，結局還是決心暫時在檻中住下去的好。把你父親放出來，交換着我們兩人進去；不說不平罷，如何？

老父：唔……這樣麼……不再說什麼了，開，給我開了。

青年，把鎖開了，老父從檻中俯伏着跑出，青年少女進去。

老父：（嘆了口氣）啊！真上了大當！

一同：老爺，怎麼樣了，怎麼樣了……？真是意外的……哦，哦，幸而沒有受着什麼傷……

老父：你們這些東西一點都不中用！在緊急的時候，不難袖手地看着主人死去！

青年男女，很和睦地，相向坐在檻的中央細語着。

老父：（回顧着他們，叉着手，歪着頭）唔……看他們這樣地兩個人在裏面，很覺安適似的呢……焦急不安的才真是蠢貨也未可知……才真是瘋子也未可知。

一同 做做主人的樣子，叉着手，歪着頭，細望檻中。檻中，哈哈，呵呵地很有趣的樣子在高坐着。

——幕——

新書

(3)

一九二八年度出版新書 詩歌戲曲與童話

萬物由來的傳說	名人的故事	民間趣事	巧舌婦的故事	鏡中世界	新仔婿故事	呆女婿故事	歐洲童話集	波斯故事	十二姊妹
林蘭編 印刷中	林蘭編 印刷中	林蘭編 印刷中	林蘭編 印刷中	程鶴西譯 印刷中	林蘭編 實價四角	林蘭編 實價四角半	張昭氏譯 實價五角	章競民譯 實價四角半	袁家驊譯 實價六角

最後的五分鐘	戰鼓	吳聲歌	追尋	影兒	心曲	絳洞花主	她的天使	種樹集	迷離	露絲
趙元任譯 印刷中	印刷中	建功韓餘 印刷中	天心著 印刷中	林德著 印刷中	楊燾著 印刷中	印刷中	馬澄著 印刷中	衣萍著 印刷中	楊燾著 實價三角	謝其著 實價四角

夜 夜 曲

衣 萍

前歲秋，余作「朝朝一闋」，刊於語絲，仲民見而讀之。彼時適乘璧有柏林之行。此一對年少新婚夫婦，遠別頗難分捨。乘璧行後，一夜，仲民在余家，偕余及曙天看月，忽喟然有感曰：「恨不能邀乘璧同來看月。」余笑曰：「你夢裏可去邀他。」——今秋風送爽，明月將圓，久病索居，百無聊賴。午夜夢醒吟此，即寄柏林乘璧，北平仲民一笑。

夜夜夢中來，

抱郎眠月裏。

月作合歡牀，

雲作鴛鴦被。

月又向西沉，

雲又從南去。

(39)

夜 夜 曲

三九

(40)

語絲

第四卷

第四十期

醒來不見儂，
儂在郎心裏。

四〇

隨感錄

一八四 青年脆

北斗

我們鄉間有一句俗語，在村裏死亡率較高的時候，便說「今年人頭脆。」人頭(Ninod)云者生命之謂，非真是指圓如西瓜的一個個腦袋也。這句話的妙處在於一個脆字，能够具體地表出無常的意思，恰如搯斷綠豆芽或拗斷黃瓜似的那樣鬆脆地死去，真是沒有第二句話能夠形容得出的了。

近兩年來中國到處是人頭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這個理由不難尋找，大學院長蔡公停止青年運動的提案中明白地說出，以前革命時有些年高德邵或有錢多子的老成人不願輕易冒險，便叫些不關緊要的青年衝上前去，結果自然是損失頗大，青年男女死于各種死法的不不知共有若干。現在革命成功了，青年運動也停止了，青年當然可以不那麼地脆了，大可以多吃幾年飯，多學點世故，再過三四十年，差不多是花甲年紀了，那時便大有柄政的資格，豈不是很好的事麼？

(41)

(42)

不幸據我看來事實並沒有那樣樂觀。你不聽見要人又提議清黨麼？不聽見說凡什麼無病而呻等等的都是共黨麼？這樣一來，還不是一次大芟夷，不知有若干青年男女要脆了呢？也罷，這且算是劫數罷，此外有什麼說法？中國什麼都是黑漆一團，可憐無知的青年衝上前去就是一個死，苦哉苦哉！

這篇文章照文氣上看來似尙未完，因為缺少結束，但是這個問題怎麼談得出一個結束來呢，只好就此「帶住」了。

一八五 科學的人生觀

北斗

講到「漆黑一團」，不禁聯想到科學的人生觀。這是怎樣的人生觀呢，我在文章上讀到的多已忘了，在行爲上看見的還是記得：胡適之，丁文江，最後還有吳公稚暉。

思想無罪。士人作賊，無害于儒家思想，雖亦足以損其莊嚴。科學的人生觀我亦以爲是，然而在中國何其不幸，何其名譽之不甚佳耶？我們不能以此爲科學的人生觀咎，意者中國人之中國氣太重，出處得失之際仍聽本能的指揮而受理知的統制乎。思想雖無罪，但其在中國人心中之無能力則已可悲地顯明矣。

一八六 新穎而有價值之談

方辰

花了幾十塊袁頭，在G大學住了五六個星期，親聆了不少的大學教授們底「新穎而有價值之談」。特記出之，以餉讀者。

(一)

「近年來，心理學上的本能問題，並不是討論本能能否存在，而是討論人類本能的數目到底有多少。Watson 根據他的實驗的結果，發現人類的基本本能只有三種：(一)恐懼，(二)憤怒。(三)戀愛。他的主張，可參考他最近出版的 *Behaviorism*。」

(二)

「心理學中本能的論戰，完全是名詞的爭辯，並不關乎本能本身的存廢。郭任遠在美國所發表的幾篇討論本能的文章裏，也不過是說「本能」這個名詞在心理學上應當取消，不然，就給牠下一個新的定義。行爲主義的真祖 Watson 也承認人類有 Fear, Rage 和 Lovell 三種基本的本能。」

(三)

隨感錄

四三

『現代心理學可分爲兩大派：(一)Parallelism。(二)Interactionism。』

附記：(一)第一則是O教授講的，第二第三兩則是W教授講的。他們都是有士階級(博士和碩士)。(二)原定的題目是「新穎之談」，因恐讀者等閒看過，故于改稿騰正時又加上「而有價值」四個字。(三)Parallelism和Interactionism二洋字，據W教授說不易繙成中國字，所以作者也不敢妄爲繙譯。其餘的幾個洋字，在大學教授們口裏，是常和中國字夾雜迸出的，所以不必繙譯。

八，二〇，離滬的前幾小時。

一八七 牧歌

招勉之

忘了是在那一期的語絲裏，有人舉過一首福建(?)的牧歌來和牛歌湊趣，當時在朋友處看過，即想起一首比牛歌還要普通的廣州兒歌。立刻是想把它寫起來，可是事後也就忘却了。現在再寫出來，我想；未爲晚也吧。

看牛仔， 甚奔波；

執起牛繩搓兩搓。

只話上崗執隻屐，未知牛仔食人禾，

你唔好打我；唔好鬧我；

等我拭乾眼淚共你樹番禾！

共日替

番日再

一場樹到晏晝過，

口又乾，

肚又餓，

遇着日頭婆；擔晏過，

晏日午飯

唔敢開聲問佢擺，

擺日討

猶如番鬼望波蘿！

這首歌兒似乎除了小孩子們歌唱而外，有不少的母親，也常用來作嬰兒的催眠歌的，如果嬰兒是懂得這歌的意義的，怕會因此而越催越不眠呢。

因為在許多兒歌及民歌集中，即使是廣州兒歌集，也還沒有人搜到這歌兒，我以為很可惜，特地介紹一下，另外是沒有什麼樣的「意德沃羅基」存乎其間的。

(45)